



小时候,一入腊月,就期盼着腊八节的到来,因为那天可品尝到母亲熬的香甜腊八粥。

初七的晚上,母亲就开始张罗腊八粥的“食材”了。取下悬挂在梁头上的小竹篮(因怕我们兄弟嘴馋偷吃,母亲常常挂在高处),里面有秋天晒干的核桃纹大红枣,精心挑选又红又大的枣儿,以保证它的果肉多而甜美。接着,母亲像翻家底一般,手端着灯盏去翻找那坛罐盛着的小米、黏米。为使枣儿好煮,细心的母亲还要把枣儿提前用温水泡上,浸泡一夜再下锅。

腊八这天,数九严寒,滴水成冰,那时的天气比现在要寒冷。操劳勤快的母亲起得很早,也许是怕耽误我哥上学吧。她在厨房灶前灶后地忙着煮腊八粥。贪睡的我被厨房风箱的“咣嗒”声吵醒的,揉着醒松的睡眼跑到

小时候,过年对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。刚到冬天,每每躺在被窝里,就开始掰着指头算,盼着新年赶快到来。这时,眼前总闪现白面馒头和美味饺子的影子,仿佛穿上了鲜亮的新衣服,正乐滋滋地燃放那响亮的爆竹。

进入腊月,新年的脚步声由远而近,新年的味道越来越浓,带着一股醉人的熏香,弥漫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。

有一年腊月十九,我喜滋滋地跟着父亲去赶集。远远近近的村民,拉地排车的,骑自行车的,步行的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抬头望去,集市上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。人们大呼小叫,兴高采烈,吆喝声,讨价还价声,同车铃声鸣笛声汇集在一起,热闹非凡。赶集的人们,有置办新衣服的,有割猪肉的,有买过棉油粉条后,又去给孩子买花生糖块的……父亲办完年货,临走又捎上两对红蜡烛,给我买了几挂小鞭炮。跟在父亲

过了“腊八”,又有一两场大雪飘落,再一抬眼,喜气的新年大门就豁然打开了。人们燃着鞭炮,饮着美酒,一脸灿烂地拥进了崭新的天地里——又开始过年了。过年,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件最高兴的事。过年,谁家都有着说不完的感受。我喜欢过年,喜欢过年时的热闹气氛,它会让我日渐老迈的心又变得轻快起来。

可以说,儿时过年是在口水馋馋中度过的。1969年的时候,我才六岁,正是在这年的腊月二十八,父亲下放去了乡下。那日我家的平房外旋舞着混沌沌的大雪,父亲背着一个蓝被单包袱登上了吉普车,我哭嚎着跟着后面。车开动时,父亲伸着头说,过年的花生已炒好了,就藏在床下的大瓷罐里。大年三十这一天,没有工作的母亲根本没有心思去烧啥好菜,用猪鬃肥肉炼的“油渣子”,配上不少萝卜烧了一锅“萝卜炖肉”,再加上那一罐

那一年的腊八粥

文/侯凌霄

厨房门口,厨房里已是烟雾缭绕,母亲坐在灶旁正一手拉风箱,一手往灶堂里填柴,灶堂里的火苗一闪一闪地舔着灶口,映红了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。大铁锅里发出“啾啾”的响声,一股股水气从锅盖的边沿拥挤而出,在厨房的上空轻盈地翻滚、飘移,仿佛在营造节日的气氛。从厨房门口徐徐飘出的烟雾,瞬间便被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卷走了,我不禁打了寒战。

“正好,来帮我烧锅!”母亲见我门口便吩咐道。说完她急转身走到锅台旁,麻利地掀开锅盖,蒸腾的热气直冲房顶,房间里的雾气更重了。母亲用那粗糙干裂的手抄起铁勺,在锅中不停地搅动着、搅动着,那是防止小

米糊在锅底,影响米粥的味道。随着武火、文火的慢慢熬煮,小米粥香甜的味道开始在房中弥漫开来,挑逗着我的味蕾,望着锅里金黄的小米粥真让人流口水。毕竟在那个物质匮乏,地瓜窝头为主粮的年代,即使孩子们,也要等过节时才能品尝到这样的美食。

熬粥的火候,母亲掌握得很好。等锅中小米、黏米全开了花,枣儿熟透,粥熬得有一定粘稠度,母亲就发话了:“好啦,好啦,可以住火啦!”这时,再看锅里热气从粥面上吹起一个个黄色的小气泡,发出欢快的“扑扑”爆裂声。看着,看着,我的“馋虫”又被粥的美味勾了起来。善解人意的母亲总是先给我盛

上一碗:“太烫,冷冷再吃!”我迫不及待地用筷子戳上一点米放在嘴里,故意闭上眼睛品味:“啊,好甜!”逗得母亲脸上乐开了花,那是母亲开心的笑,也是充满爱意的笑。等哥哥早晨放学回家吃饭时,母亲又给我盛了一碗,但母亲仍坐在灶前却迟迟没有吃,只是笑咪咪地盯着我俩狼吞虎咽。“娘,您吃啊!”我和哥忍不住催促,母亲脸上依然挂满了笑容,却没有动勺子盛碗,“我不饿,你们先吃吧。”我知道,其实母亲是不舍得吃,一心想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她疼爱的孩子们。现在想想那情景,可怜天下父母心,真的让人心酸、落泪!

光阴荏苒。母亲已去世多年,但每至腊八节,我总会忍不住怀想起那年月母亲熬的腊八粥,那是慈母倾其浓浓的母爱熬的腊八粥,也是世上最为香甜的腊八粥。

久远的记忆

文/孔祥渠

身后,我满怀喜悦和满足,一路上蹦蹦跳跳回了家。

第二天,母亲准备包馍的馅子,父亲则忙着扫除灶房墙壁上积聚的灰尘。蒸馍时,母亲邀来三五个婶子大娘的来帮忙,满屋子飘荡着欢快的笑声,其乐融融。铁锅里煮肉时,劈柴火在灶膛里熊熊燃烧着,猪肉的香气四处弥漫,令我垂涎欲滴。

新年,在村庄上空零星响起的鞭炮声中悄悄来到了。除夕上午,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贴春联,街头巷尾闪现着孩子们追逐嬉闹的身影,到处充满着喜庆的味道。除夕夜,我激动地将成挂的鞭炮拆散开,母亲放在床头的新衣服,使我的梦境分外香甜。

五更天隆隆的炮声惊动了,我一咕噜爬起来。桌子上燃着的蜡烛,艳红喜庆,焰

火窜动,摇曳生姿,把五更夜照得红彤彤暖融融的。厨房里,母亲正要下饺子,父亲早将鞭炮在树杈上挂好了,正拿着火种接近炮捻子。砰砰啪啪一阵乱响,只见一颗颗爆竹炸开了花儿,闪着亮光,升起青烟,碎纸片像天女散花一样,在欢笑声中悠悠地飘落,飘落在撒着芝麻杆的地面上。

五更的饺子是新年的第一顿饭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,我感到温馨幸福。听到谁家放鞭炮,我会迅速跑出家门,在满地的碎纸中搜寻散落的哑了的鞭炮,然后拿回去燃放。对于没有引线的鞭炮,将一端的纸皮剥开,把火药点燃,随着“啾啾”的声音,白烟在亮光中冲天而起,浓浓的硫磺味道随之四处飘散。

过了初一,我盼望的是跟着父母走亲戚,不仅能尝到美食,更主要的是能挣一点压岁钱。那时,穿着新衣服去串门,会让我觉得非常神气;啃着白面馍,吃着香喷喷的猪肉,心里特别满足。回家时,老记挂着兜里揣着的压岁钱,一路上摸了又摸,生怕它会偷偷跑掉。

那时候,新年就像笼罩在村庄上空的淡淡的烟气,让人怎么也握不住。它来时,温馨地拂过人们的心头;它走时,悄无声息,渐行渐远。它是时光快车的温馨驿站,人们只作了个短暂的停留,然后又开始忙碌各自的生活,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,迎接下一个新年的到来。

而如今,平常的日子里,人们就可以在家烧出几个鲜美的小菜,温上一壶酒,过着滋润的日子。生活幸福了,人们对过年不再那么期盼,也不再像过去那样“忙年”了。而小时候过年的感觉,留给我的便只是久远的记忆。

难忘那种期盼和温暖

文/韩国光

炒好的花生,我家的新年过得多少有些寒酸。

即使家里再贫困,仍然阻挡不了孩子们对新年的向往。为了图个过年的喜乐,我和小伙伴们这时就自制起了“土烟花”。到附近电池厂垃圾堆里捡些棉纸,再弄些木炭沫,然后卷成一根根圆条条。大年期间在不甚明亮的院落里,我们就拿着点燃的“土烟花”不停地绕着圆圈并晃动着。我们像个快乐的精灵,东奔奔,西撞撞,一束束星星闪烁的“土烟花”好似跳荡的火把,映照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;更像舞动耀眼的长龙,硬是把死气沉沉的新年给舞活了。

1976年,父亲回到了我们身边,家的生活开始有了好转。那几载过年,父亲蒸的米粉肉总放在桌子的中央,

那肥而不腻的米粉肉,也是我们家一年到头的解馋之物。父亲做这种米粉肉很有一手,将上好稍肥的猪肋条肉切成条块,放入酱油里浸泡,再把糯米用火炒到金黄,尔后将肉块拌入擀好的米粉中,另加上一些南方人爱吃的佐料,这样米粉肉就可以上锅了。父亲蒸米粉肉用的是家里蒸馍的大铁锅,除了在篾巴子上放上新笼布,还要铺上一层薄薄的面皮。父亲趁着温水把米粉肉均匀地摊在上面时,我和哥哥急不可待地拿起扇子对着炉门就猛扇起来。扇了几下后,父亲忙夺去扇子说,蒸米粉肉火不透米粉和面皮,米粉油汁吃不透米粉和面皮,米粉肉“肥”的滋味就吃不到了。每到过年我家总被米粉肉浓浓香甜的气味包围着。

1981年,高中毕业的我应征去了部队,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不怕笑话,我也是在那里,过年第一次吃到“四喜圆子”和一些像模像样的菜肴。我的连队驻守在皖南的一个山区里,当时战士的伙食费每天是7角1分钱,但连队摊上了一个种菜的好地方,平日连队省下了蔬菜钱,逢到年节伙食自然更丰盛些。连队在年二十九就开始请人宰猪,待到大年三十,炊烟高飘的伙房就更忙碌了。这时常让部分人去帮厨,一些战士在洗洗弄弄中便打听到中午、晚上具体吃些什么菜,然后就挺神秘地告诉班里的同志。我在部队几年里,一到过年连队就将六张方桌合并在一起,几十位战士、首长围坐成一圈。那种以饮料代酒共同举杯和祝福的热烈气氛,那种南腔北调话语中透出的豪爽和友爱,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。那是一种在家过年永远享受不到的幸福。

